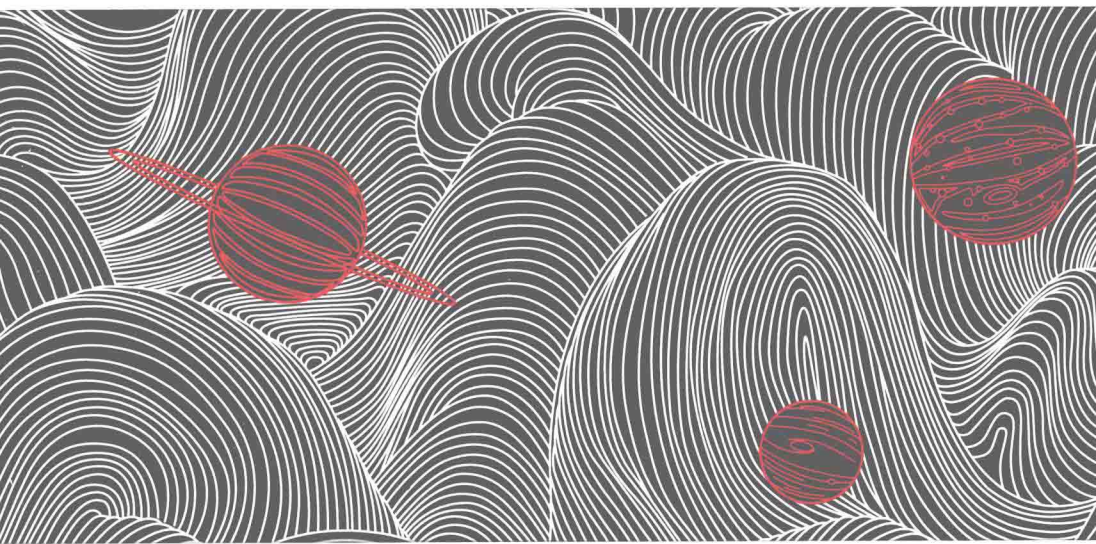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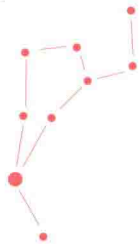


*Éternité, néant, passé, sombres abîmes,  
Que faites-vous des jours que vous engloutissez ?  
Parlez : nous rendrez-vous ces extases sublimes  
Que vous nous ravissez ?*



# *Fantasies of Time*

## 时间狂想故事集

宝树 著



# *Fantasies of Time*

## 时间狂想故事集

宝树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间狂想故事集 / 宝树著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9  
ISBN 978-7-5354-8291-4

I. ①时… II. ①宝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2640 号

# 时间狂想故事集

宝树 [著]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&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出品人 | 郭敬明

助理编辑 | 孙 鹤

装帧设计 | ZUI Factor

选题出品 | 金丽红 黎 波

特约编辑 | 糖 糖

设计师 | 楚 婷

项目统筹 | 阿 亮 痕 痕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内页设计 | 楚 婷

责任编辑 | 赵 萌

媒体运营 | 李楚翹 杨 帆

总 发 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 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| 880 × 1270 毫米 1/32

印张 | 9.375

版次 |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 |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| 290 千字

定价 |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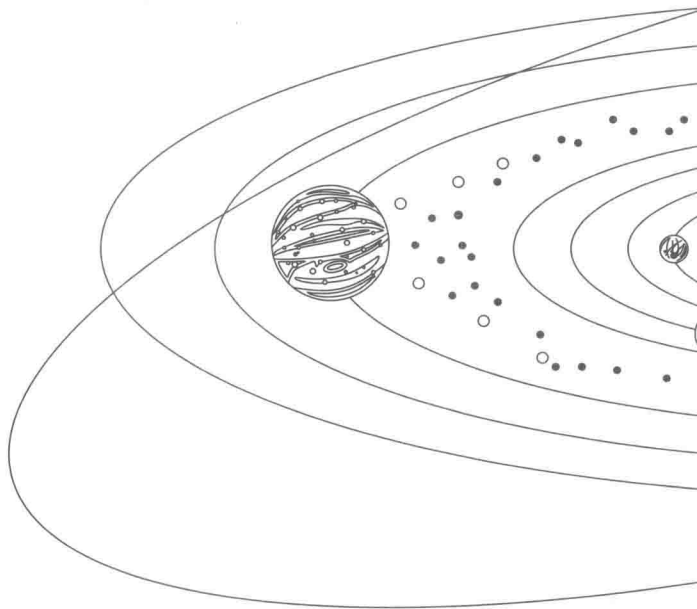
[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]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# *Fantasies of Time*

## 目录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穴居进化史    | 007 |
|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| 047 |
| 时间之王     | 085 |
| 末日之旅     | 101 |
| 我的高考     | 117 |
| 人人都爱查尔斯  | 167 |
| 三国献面记    | 215 |
| 超时空角斗    | 255 |
| 第一个时间旅行者 | 263 |
| 坠入黑暗     | 267 |
| 后记       | 290 |



# *Fantasies of Time*

## 时间狂想故事集

宝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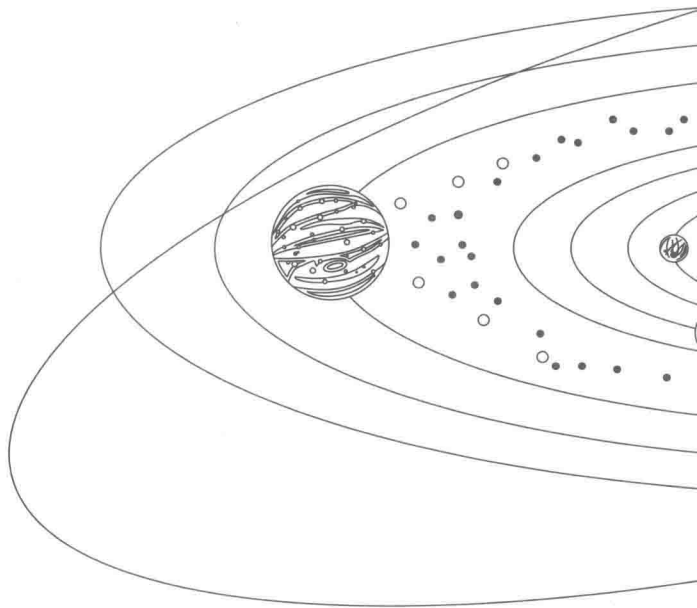
NLIC2971140368



# *Fantasies of Time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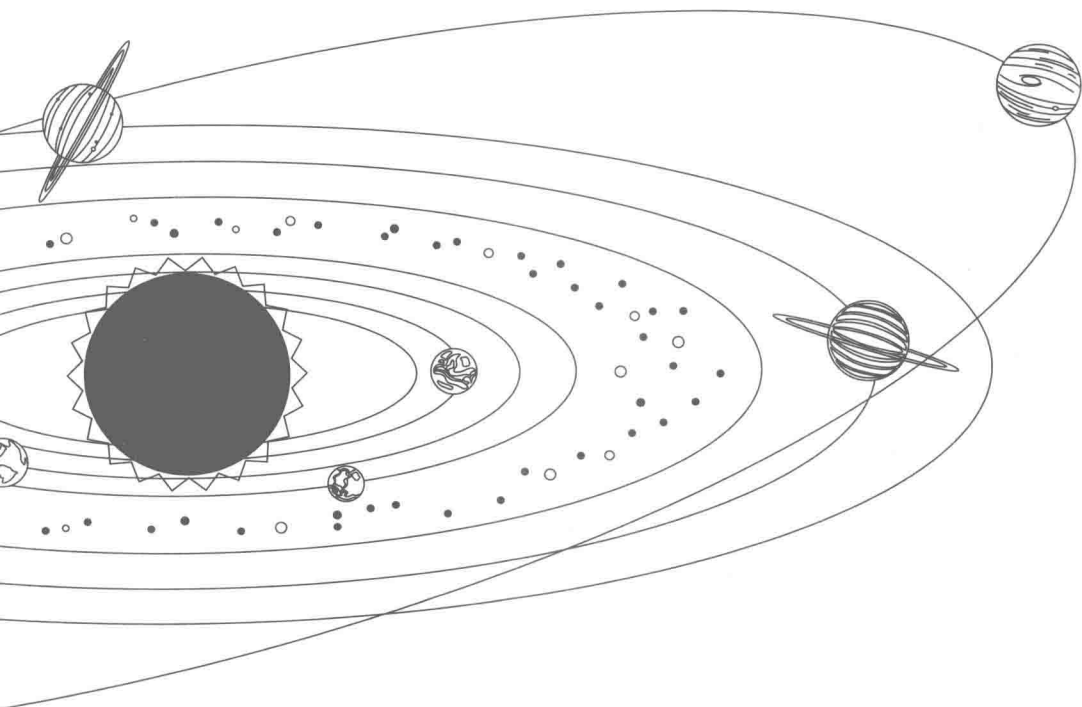
## 目录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穴居进化史    | 007 |
|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| 047 |
| 时间之王     | 085 |
| 末日之旅     | 101 |
| 我的高考     | 117 |
| 人人都爱查尔斯  | 167 |
| 三国献面记    | 215 |
| 超时空角斗    | 255 |
| 第一个时间旅行者 | 263 |
| 坠入黑暗     | 267 |
| 后记       | 290 |



*Éternité, néant, passé, sombres abîmes;  
Que faites-vous des jours que vous engloutissez ?  
Parlez : nous rendrez-vous ces extases sublimes  
Que vous nous ravissez ?*

*--Lamartine < L'Élu >*





# 穴居进化史



*Éternité, neant, passé, sources abîmées,  
Que faites-vous des peurs que nous exfoliaïsez ?  
Parlez : nous rendrez-vous ces vagues sublimes  
" Que vous nous ravisez ? "*

*- - L'innocence < Le lui >*





### ◀ 公元前140000000年 ▶

咚！咚！咚！

大地有规律地震颤着，一下又一下，由远而近，由小而大，由轻微而猛烈。

卡卡躲在黑暗中，耳朵贴在洞壁上，警觉地听着来自上面的声音，它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一头用两条后腿行走的巨兽正走过它的寓所上方。它依稀能明白，这是巨兽对自己领土的日常巡视，没什么可怕，那小山一样的巨兽对它没有任何兴趣。但大地的震动令它没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大脑也直观地感受到，伟大的森林之王拥有何等的体型和重量。有时候，它周围抖动得如此厉害，尘土扑扑而下，让它害怕自己辛辛苦苦建造的房屋会在巨兽的践踏下整个崩塌，将它活埋在大地深处。

但这恐怖的一幕并没有发生，巨兽的脚步一步步走过它的头顶，慢慢走远了。

卡卡松了一口气，它知道自己暂时安全了，可以上到地面。它迅速穿过自己挖出的复杂隧道，在一丛蕨叶的后面露出毛茸茸的小脑袋和尖鼻子。巨兽刚刚走过，周围一片静谧。卡卡大胆地钻出来，前肢趴在地上，惬意地伸了个懒腰，在清晨的空气中深深嗅着，寻找着食物的气息。

用不着多嗅，它尖锐的眼睛就看到了一块石头上伏着一个褐色的小东西。卡卡顿时兴奋起来，它认出那是一只蜥蜴，肥美而多汁，可以供它饱餐一顿。一早上就碰到这顿美食，真是好运气。

卡卡蹑着步子，向自己的早餐走去，在蜥蜴觉察到之前，猛扑上去，迅速按住了它的尾巴。但蜥蜴立刻反应过来，扭动着身体，挣断了尾巴，窜下石头，在蕨丛下的真菌和苔藓间灵活地穿行着。卡卡快步追在它后面，狩猎的本能让它浑身的血液都要沸腾了。

但蜥蜴及时钻进了一个树洞，很快不见了。卡卡尝试着把头伸进去，但失败了。虽然它自己体型不大，但是那个树洞更小。卡卡沮丧极了。不过片刻之后，它就忘了自己在这里干什么。刚才的记忆已经从它简陋的海马体中被清除，它还嗅得到蜥蜴的味道，但是不记得它躲在哪里，迷惑地四下打转。

一个长长的影子蓦然出现在它背后，卡卡感受到光线的微妙变化，一转身就看到了那家伙，毛发直竖。从今天的角度看，它看上去是一只硕大的“怪鸟”，但事实上那不是真正的鸟。它两腿着地，浑身覆盖着羽毛，长着尖牙长喙，但没有翅膀，在鸟的翅膀所在的地方，是一对灵活的前肢，末端是两只尖锐的长爪。卡卡很熟悉这种动物，它知道这是自己的天敌，它的爪子可以轻松地撕裂自己的身体，正如自己撕裂蜥蜴那样。

卡卡扭头没命狂奔了起来，怪鸟大步跟在它背后，尖声鸣叫着，前爪不住向下扑击。卡卡感受到了背后死亡的腥风，它在苏铁树间绕来绕去，绝望地试图甩掉它。但怪鸟却不依不饶地跟在它背后。

卡卡设法寻找回家的道路，它知道只有那儿才是它绝对安全的避难所。它有限的大脑不足以理解空间结构，但对这片森林的经验让它本能地寻找着熟悉的场景，一棵树引向另一棵树，一块石头后面是一蓬草丛……近了，更近了……

终于，一个亲切的入口出现在面前，谢天谢地，它挖了不止一个洞口，很快就可以回到家里了！

当卡卡正要钻进洞里时，一只冰冷的爪子无情地按住了它，卡卡竭力尖叫着，挣扎着，但是无济于事，它的背已经被划破，鲜血直流，怪鸟硕大的脑袋和狰狞的长喙朝它俯了下来……

这时候，卡卡看到，在怪鸟背后，出现了另一个更大的黑色头颅，光这个头，就比怪鸟的整个身体还要大。那是森林之王的脑袋。这可怖的巨兽，竟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这里。但还不够塞牙缝的卡卡当然不是它的目标。

怪鸟不知怎么，感受到了身后的危险，它终于放开了卡卡，咯咯叫着，惊

恐地向前跑去。

巨兽一声大吼，令整个森林颤抖起来，卡卡浑身瘫软，侧倒在地上。它看到巨兽的大足就从它头顶跨过，落在离它还不到一个身体长度的地方，它的长尾摆动着，扫过整个天空，似乎要将整个苏铁树林都扫倒。没几步，巨兽的獠牙就咬住了可怜的怪鸟。一阵徒劳的挣动和哀鸣之后，刚才还威风凛凛的狩猎者便成为了奉献给森林之王的牺牲品。

一块鲜血淋漓、热气腾腾的肉从空中掉了下来，落在卡卡身边，还带着几根羽毛，不知道是怪鸟身体的哪个部分，这些碎肉塞满巨兽的牙缝都不够，它对此不屑一顾。卡卡反应过来，敏捷地叼起那块肉，一瘸一拐地跑回了自己的洞穴。

这一次的遭遇让卡卡知道了自己的宿命，它永远只能留在洞穴周围，越少出来越好。外面是巨兽和怪鸟们的天下，而它自己的空间小得可怜。

在黑暗中，卡卡吃饱了肉，觉得安全而又惬意。背上已经渐渐不疼了，早上的恐惧也已被遗忘，它觉得只要能躲在自己的洞穴里，远离那些危险，日子还是很舒服的。它模糊地想起自己小时候，在另一个洞里，在母亲的怀中，吮吮着乳腺中分泌出来的甘甜汁液……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啊。

当天夜里，卡卡做了一个梦。它梦见有朝一日，自己从洞穴里出来，身体越长越大，变成了一种新的“巨兽”，它不是四肢着地，而是像巨兽和怪鸟一样用后肢直立行走，成为了整个森林的主人，一切都匍匐在它脚下，任它予取予求，并且走得远远更远，征服了地平线以外，那些它既不知道，也无法想象的世界……

据说，那是哺乳动物的第一个梦。

## ◀ 公元前40000年 ▶

阿鲁躺在岩洞深处，远离人们围着的篝火。属于他的那块冰冷石头上没有舒适保暖的兽皮，只有一堆脏兮兮的干草。已经是深夜了，外面下着大雪，气温下降得很厉害。阿鲁感到寒气已经闯入了洞穴，包裹着他的身子，正在侵蚀进裸露的皮肤底下。

阿鲁向篝火望去，他也想躺在篝火边上享受松木块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。

但那里围着的都是些强壮有力的猎人和他们的女人。阿鲁只要稍微走近几步，就会被他们揍得鼻青脸肿后一脚踢开。阿鲁已经试了许多次，不敢再去找打了。

火堆边上传来“啪啪”的声音和女人低低的呻吟，阿鲁向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，看到了膀大腰圆的阿熊骑在果果身上，正呼哧呼哧地在她青春气息十足的躯体上发泄着欲望，篝火将一男一女动作的影子映在洞壁上，显得格外魅惑。

阿鲁眼馋地吞了口唾沫，果果是部族里最年轻漂亮的女孩，每个男人都喜欢，当然也包括他，但平常总凑不到她跟前。前些日子，他总算鼓起勇气，在灌木丛里摘了一把野果，选出最好的送给果果，女孩正要接过的时候，阿熊出现在他背后，一巴掌把他打到边上去，然后把一条血淋淋的麋鹿腿扔在果果跟前，果果脸上出现了惊喜的表情，把鹿腿捧了起来。阿熊咧嘴一笑，一把抱起了果果，到了一棵松树后面，被打得晕头转向的阿鲁哼哼唧唧了半天才爬起来，只看到树后伸出的四条腿交叠在一起……

阿鲁也想弄到一条鹿腿送给果果，但他力气小也跑不快，布陷阱的水平也不敢恭维，打到好猎物的机会微乎其微，有一次他好不容易逮住了一只肥兔子，也被阿熊和阿豹他们一把抢走，打了牙祭，哪儿有他送出去的份。最漂亮的女人归最强壮的猎人，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简单。

狩猎永远是阿鲁心头的噩梦，他的舅舅就是在打猎时，被一只猛犸象活活踩死的，他的哥哥被一头剑齿虎咬掉了半只胳膊，伤口化脓，没几天就死掉了。可是每天，他仍然要和其他男人一起冒着严寒去雪原上集体狩猎，却只能分到骨头和肠子之类微薄的部分——如果能分到的话。阿鲁害怕打猎，即使对果果的迷恋也没法让他想成为一个好猎人，因为他知道他天生不能。对他来说，山洞里是最令他放松的处所。只有在这里，他才能找到外面没有的安全感。

篝火那边，阿熊发出一声低吼，身体抖动了几下，便搂着果果，倒在兽皮上呼呼睡去。寒冷——以及阿熊的鼾声——却让阿鲁难以入睡，他坐起身，从干草下拿出半根烧焦的木棒，在岩壁上涂抹了起来，不久，一只栩栩如生的野牛轮廓出现在洞壁上，然后是一只跳跃的小鹿。

这是阿鲁唯一的技能，也是部族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的技能，他几乎能够

画出任何动物的形象，人们在他画出的线条前都感到困惑，他们知道，这些单薄形象并不是真的动物，却让他们觉得那是一只动物，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有一次，阿熊看到阿鲁画了一头野牛，迷惑地看了半天，越来越烦躁，最后大吼一声，把阿鲁按倒在地上揍了一顿，禁止他再作画。但凑巧，那天他们居然真的打到了一只野牛。有人说那是阿鲁的奇怪符号带来的好运。阿熊对此嗤之以鼻，不过对阿鲁的古怪行径总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

阿鲁又画了一只狮子，他不是第一次画狮子，但这次在狮子身边，他添了一个男人，拿着一根木叉，叉向狮子。画上的男人只是几笔简略的轮廓，看不出任何特征。但是阿鲁在心里说：那是我，是我阿鲁。看我多厉害！一个人打下了一头狮子。

阿鲁想了想，又在狮子脚下画了一个倒下的人，那是阿熊，不过没有脑袋。脑袋，被狮子吃了，他想。

阿鲁傻呵呵地笑起来，似乎忘却了身边的一切烦恼。他画得兴起，又在画里的“阿鲁”边上添了另一个人形，有着诱人的身体曲线，阿鲁在它的胸口点上了一对饱满的乳房。他心里说，看，那是果果。在他创造的这个世界里，果果是受他保护的女人，当他杀死那头狮子后，就会把狮子扛在身上，和果果一起走回属于他们的洞穴，甜蜜地生活在一起……

对了，还要画一个孩子，他和果果的孩子……

洞穴外，冰河时代的雪越下越大。

## ◀ 公元前15000年 ▶

午夜，夜神统治的天空发生了恐怖的变化，雷神也许是好几天没有吃到祭品，怒吼起来，挥动大斧，将天空的巨幕一次次撕开，诸天间的滔滔河水从电光的缝隙间倾泻下来，在风神的助威下，变成千万道冰冷的鞭子，无情地鞭打着大地众生。

骨笛和几个同伴挤在一起，蜷缩在一棵橡树之下，面对天神的愤怒瑟瑟发抖。这棵橡树粗壮高大，枝繁叶茂，可以遮蔽大部分风雨，而他们躲在一根不知怎么折断而垂下的大树枝底下，形成了一个狭小的封闭空间。这个临时避难所对付一般的小雨问题不大。但在今天的暴风雨之下就没那么有用，虽然大部

分水都顺着树枝和叶子流走，但还有一些雨水从枝叶间的缝隙渗透进来，把他们浑身淋湿。女人们恐惧地祈祷着，男人们不满地咒骂着，只盼望这场豪雨快点过去。但从黄昏到深夜，风雨没有半点停止的迹象。

“我们不该到这里来的。”骨笛听到哥哥石斧抱怨说，“如果留在北方老家就好了，至少还有山洞可以住。”

“可留在老家，我们会冻死的。”骨笛说，“冰雪神统治了一切，大地终年冰封，寸草不生，除了长毛象和披毛犀，没有动物能活下来。”

“呜呜，可是这里也很冷啊，一定是冰雪神追来了……”他的妹妹贝壳在另一边害怕地啼哭着。

“不会的。”骨笛宽慰妹妹说，“你看，至少还有森林，而且下的是雨，不是雪。”

但他想起了那些传说：北方的冰雪神打败了森林神，封锁了大地，森林神逃往南方。大地被无尽冰川覆盖，几乎没有多少生命能够幸存，人类被迫追随森林神的步伐，逃往温暖的南方。

但骨笛的氏族离开北方太晚了，对他们来说，森林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。他们走了整整两轮月亮盈亏，路上死了十多个人，才越过冰川和草原，到达了这片林木丰美的森林。他们满怀希望地寻找山洞，打算定居下来开始新的生活。不久，他们果然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山洞。

可他们很快发现，自己不是最早的殖民者。山洞早已被另一群人——从骨笛的角度看，那些棕色皮肤，卷头发的家伙几乎不能说是人——所占据。他们不说骨笛氏族的语言，说话像是鸟叫。冲突爆发了，但对方把守了洞口的要道，骨笛他们没法攻进去，反而死了两个同伴，只有狼狈撤走。

一天天过去了，他们在陌生的森林中漫游着，风餐露宿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山洞，北方大地的人们都躲到了这里，许多山洞都被各色人群占据，即便有个别没被占据的又太小，容纳不了那么多人。他们只有栖息在树下，平常还好，生起火来也还暖和，但一旦遇到暴风雨就难以栖身。这些日子因为淋了雨，死了两个半大孩子和一个老人，现在他们只有十来个人，如果再持续下去，这个孑遗的小部落就会在这陌生的土地上灰飞烟灭了。

必须尽快找到新的洞穴，骨笛想。

骤然，一阵暴风吹来，原来垂下的大树枝彻底断了，带着枝叶滚倒在一